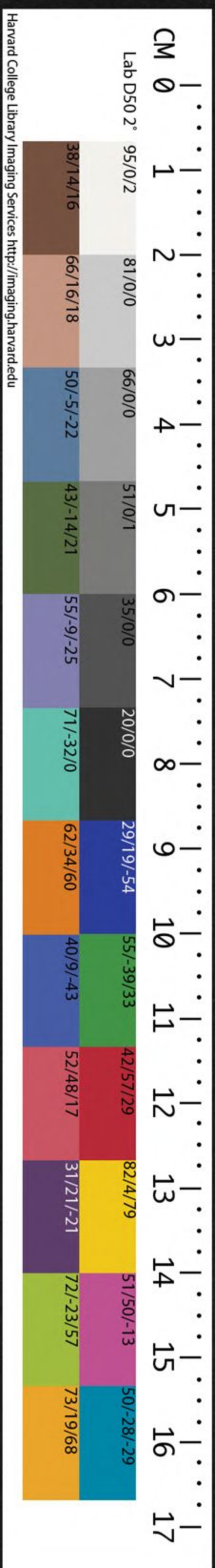


6

T2662/1133 (6)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9 1959



宋資治通鑑卷第十一

宋紀十一

起皇祐癸巳盡嘉祐癸卯凡十一年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
孝皇帝四

皇祐五年春正月會靈觀火 狄青既誅陳曙因按

兵止營令軍休十日衆莫測賊覘者還言軍未即進

青明日即整兵自將前軍孫沔將次軍余靖爲殿夕

次崑崙關黎明整大將旗鼓諸將環立帳前待令乃

發而青已微服與先鋒度關趣諸將會食關外賊方

覺悉出逆戰右將孫節搏賊死山下賊氣銳甚沔等

懼失色青執白旗麾蕃落騎兵從左右翼擊之縱橫
開合部伍不亂賊不知所爲大敗走追奔五十里斬
首數千級賊黨黃師密儂建中等及僞官屬死者百
五十七人生擒賊五百餘死者萬計智高夜縱火燒
城遁去由合江口入大理遲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
鉅萬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爲賊所俘脇者放遣之
梟師密等於城下斂屍築京觀於城北隅時賊屍有
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其
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廣南悉平
捷至帝喜曰青破賊龐籍之力也又曰向非梁適言

南方安危未可知也詔余靖經制廣西追捕智高而
召青沔還朝後二年靖遣都監蕭注入特磨道生獲
智高毋及其弟智光子繼宗繼封又募死士使大理
求智高重譯得之會智高已死於大理函首至京師
乃誅其毋及其弟子 夏五月乙巳高若訥罷以狄
青爲樞密使孫沔爲副使賞平廣南功也龐籍及臺
諫朝士皆論青不可長密府帝不聽 丁未以孫抃
爲御史中丞韓絳奏抃非糾繩才抃卽手疏曰臣觀
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爲精神以
能訐人爲風采捷給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者謂之有

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
上察其言輒令視事未幾抃舉吳中復爲監察御史
抃未始識其面或問之抃曰昔人恥爲呈身御史今
豈薦識面臺官耶絳億子縝弟也 秋七月罷籍罷
籍長於吏事持法刻深士卒畏服及爲相聲名減於
治郡時 閏月詔自今內侍供奉至黃門以一百八
十人爲額仍詔內侍省都知押班須年五十以上歷
任無贓私罪者乃得爲之 八月以陳執中梁適同
平章事 九月夏及契丹平 冬十月丙申朔日有
食之 十一月端明殿學士張方平言王畿賦歛之

重詔開封府諸縣兩稅於元額減二分永爲定式
至和元年春正月貴妃張氏卒追冊爲溫成皇后二
月孫沔罷貴妃巧慧多智數善承迎至贈其父堯封
爲郡王世父堯佐至太師媼戚莫不顯貴然帝守法
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庭議凡宮禁干請雖已賜可或
輒中卻妃嬖幸少比然終不紊政及卒 帝憂悼甚
至輟朝七日禁京城舉樂一月追冊爲皇后治喪皇
儀殿知制誥王洙陰與內侍石全斌附會欲令孫沔
讀冊宰相護葬帝從之沔曰陛下若以臣沔讀冊則
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遂求罷乃出知杭州時

陳執中爲首相奉行唯謹且引洙爲員外翰林學士
士論由是爭咎執中 京師疫內出犀角二令太醫
和藥以療民其一通天犀也左右請留供服御帝曰
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立命碎之 以田况爲樞
密副使 三月王貽永罷以王德用爲樞密使貽永
尚真宗女鄭國公主自以祖宗無外嬖輔政者恒懼
寵祿過盛故在樞府十五年能遠權勢帝由是益加
尊禮至是以疾罷德用時以太子太師致仕會乾元
節上壽立班廷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
起耶帝聞之遂拜樞密使 夏四月甲午朔日有食

之用牲于社 秋七月丁卯以程戡叅知政事 戊
辰梁適免適曉暢法令臨事有膽量而多挾智數貪
黷怙勢不戢子弟御史中丞孫抃御史馬遵吳中復
論之出知鄭州 八月丙午以劉沆同平章事 冬
十月葬溫成皇后祔其主于太廟劉沆充溫成皇后
園陵監護使旣葬祔廟賜后閣中金器數百兩沆力
辭而爲其子請試學士院遂授館職

皇祐二年春三月丙子改封孔子後世愿爲衍聖公
世愿孔子四十七代孫襲封文宣公太常博士祖無
擇言祖謚不可加後嗣乃詔改封仍令世襲 夏四

宋史通鑑 卷十一
四
月定差衙前法初太宗立九等差役法後承平既久
奸僞滋生而里正衙前主運官物陪償折耗役爲至
重民多破產者知并州韓琦請罷其法蔡襄亦爲帝
言之乃視貲財多寡差排鄉戶衙前置籍分爲五則
定役輕重而罷里正衙前自是民稍休息 以趙抃
爲殿中侍御史抃彈劾不避權幸聲稱凜然京師目
爲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爲小
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註誤當保全愛
惜以成就其德時吳充鞠真鄉馬遵吳中復等皆以
直言居外歐陽脩賈黯復求郡抃言近日正人端士

紛紛引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
耳由是充等悉得召還 六月戊戌知諫院范鎮論
陳執中無學術非宰相器會執中嬖妾笞小婢出外
舍死孫抃趙抃等論之不報至是以旱錄囚范鎮言
執中爲相不病而家居陛下欲弭災變宜速退執中
以快天下之望臺臣不以陰陽不和責宰相而舍大
索小暴揚燕私若因此爲進退是因一婢逐一相非
所以明等級辨堂陛也孫抃復與其屬合班論奏執
中過失執中竟免然執中在中書八年人莫敢于以
私 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帝嘗問置相於王素

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曰如是則富弼爾至是彥博與弼同召至郊詔百官迎之范鎮言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及宣制士大夫相慶于朝帝遣小黃門覘知之語翰林學士歐陽脩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于夢卜哉脩頓首賀會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于玉津園防曰朝廷以公爲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將相皆得人矣張昇爲中丞指切時政無所避畏帝謂之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昇對曰臣仰托聖主致位侍從是爲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

聖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爲陛下乃孤立耳帝爲感動秋八月己丑契丹主宗真入秋山有疾翌日而殂廟號興宗長子燕趙國王洪基卽位以太弟重元爲太叔大赦改元清寧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遣使來告哀宗真性佻脫嘗因夜宴自入樂隊及數變服入酒肆寺觀尤重浮屠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其臣馬保忠嘗勸以臣下無勲勞宜序進之宗真怫然怒曰若爾則是君不得專豈社稷之福耶自是欲有遷除必先厚賜近臣以絕其言下溪州自彭允林至仕義相繼爲刺史五世矣至是仕

義子師寶怨父取其妻來奔辰州訴仕義嘗殺誓下
十三州將奪其印符而弁其地自號如意大王補置
官屬將起爲亂知辰州宋守信聞之乃以師寶爲鄉
導冬十月帥兵數千深入討之仕義遁入他洞不可
得俘其孥官軍戰死者十八九守信等皆坐貶自是
蠻獠數入寇掠邊吏不能制矣 河入中國自太行
西曲折山間不能爲大患旣出大岨東更平地二千
餘里特以隄防爲之限夏秋霖潦百川所會不免決
溢而大名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棗濱德博懷衛鄭等
郡及開封往往受其害於是詔諸州長吏兼河隄使

防塞之法甚備而決溢之患時有說者以河隨時漲
落自立春後凍解候人量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
至一尺頗爲信驗謂之信水非時暴漲謂之客水隨
決隨塞瀕河苦之至是河決大名館陶殿中丞李仲
昌請自澶州商湖穿六塔渠入橫隴故道以披其勢
富弼是其策十二月詔發三十萬丁修六塔河以回
河道以仲昌提舉河渠翰林學士歐陽修三上疏力
諫其不可行帝不聽

嘉祐元年春正月甲寅朔帝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
眩輒行禮而罷翌日文彥博召內侍都知史志聰問

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曰爾曹出入禁闥不
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耶自今疾勢增損必以
告不然當行軍法又與劉沆富弼謀啓醮於大慶殿
因留宿殿廬志聰曰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耶
因赦死罪以下令輔臣禱天地宗廟社稷知開封府
王素夜叩宮門上變彥博不使入明日有言禁卒告
都虞侯欲爲亂劉沆欲捕治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
德問都虞侯何如人懷德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
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沆判狀尾斬
卒於軍門北京留守賈昌朝惡富弼陰結內侍武繼

隆令司天官二人言國家不當穿河于北方致上體
不安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治亦繼隆所
教也志聰以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徐召二人詰
之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
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
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
皆憤怒曰奴敢爾僭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
彰灼於中宮不安衆皆曰善旣而議遣司天官定六
塔方位復使二人往繼隆曰請留之彥博曰彼本不
敢妄言有教之者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塔恐

治前罪更言六塔在東北非正北也二月帝疾愈御
延和殿彥博等還私第當是時京師業業賴彥博弼
持重衆心乃安已而劉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
擅斬告反者彥博以沆判呈帝乃解 御史吳中復
請召還唐介文彥博因言于帝曰介頃言臣事多中
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
復奏乃召介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 夏四月壬子
朔殿中丞李仲昌等塞商湖北流入六塔河不容是
夕復決溺兵夫漂芻橐不可勝計詔三司判官沈立
往行視內侍劉恢遂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數千萬人

穿土千犯忌禁且河口乃趙征村於國姓御名有嫌
而大興鋪斲非便詔罷其役令御史吳中復內侍鄧
守恭置獄于澶劾仲昌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北流
以致決潰于是流仲昌於英州餘多被謫有差 五
月罷知諫院范鎮帝性寬仁言事者競爲激訐鎮獨
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疚則未嘗言及帝
暴疾文彥博因請帝建儲帝許之會疾瘳而止至是
鎮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卽上疏曰置諫
官者爲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
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臣不爲也方陛下不豫海內

皇皇莫知所爲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爲念是爲宗廟社稷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薨養宗子于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屬賢者優其禮秩而試以政事俟有聖嗣復遣還邸章累上不報執政諭之曰柰何效希名干進之人鎮貽書曰比天象見變當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何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因復上疏言之愈切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執政諭之曰今間言已入爲之甚難鎮曰事當論其

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帝面陳者三因泣下帝亦泣謂曰朕知卿忠鯁當俟二三年鎮前後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朝廷知不可奪乃罷知諫院改糾察在京刑獄時并州通判司馬光亦言建儲事且勸鎮以死爭之翰林學士歐陽修殿中侍御史包拯呂景初趙抃知制誥吳奎劉敞等皆上疏力請於是文彥博富弼王堯臣等相繼勸帝早定大計皆不見聽六月乙亥京師大水注安上門門關折壞官私廬舍數萬區諸路言江河決溢河北尤甚至是兩

壞太社太稷壇詔羣臣實封言闕失而分遣使賑卹
被傷者 彗出紫微垣 秋八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狄青在樞府每出入士卒輒指日以相矜誇至墜
馬足不得行又其家數有光怪會大水青避于相國
寺行止殿上人情頗疑翰林學士歐陽修言青掌國
機密而得軍情非國家之利知制誥劉敞出知揚州
陛辭亦言陛下幸愛青不如出之以全其終帝然之
乃以使相判陳州以韓琦爲樞密使 冬十一月王
德用罷以賈昌朝爲樞密使德用將家子習知軍中
情僞善以恩撫下故多得士心雖屢臨邊境未嘗親

矢石督攻戰而名聞四夷閭閻婦女小兒亦呼爲黑
王相公 十二月壬子劉沆免以曾公亮參知政事
沆初以附張貴妃得進數爲御史論列沆深嫉之因
上言自慶曆後臺諫官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無當
否悉論之必勝而後已專務挾人陰私莫辯之事以
中傷士大夫執政畏其言進擢尤速請行御史遷次
之格滿二歲者與知州帝從之會御史范師道趙抃
歲滿求補郡沆引格出之中丞張昇曰天子耳目之
官而宰相挾私斥之可乎上疏極言沆遂出知應天
沆長於吏事然任數善刺探權近過失陰持之以軒

輕取事 以包拯知開封府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
爲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以其笑比黃河清童穉婦女
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
閻羅包老

嘉祐二年春二月初正獻公杜衍卒衍臨終作遺疏
略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旣富而輕財用宜早
建儲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 以翰林學士歐陽修
知貢舉帝切於求士進士諸科一舉而獲選者至千
三百餘人士子習尚險怪奇澁之文號太學體張方
平嘗言文章之變與政通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

新意相勝爲奇驅扇浮薄重虧雅體非取賢斂才備
治具之意雖下詔揭示而士習不改翰林學士歐陽
修知貢舉痛抑新體凡爲時所推譽者皆被黜榜出
澆薄之士候脩晨朝聚譟于馬首街司選卒不能禁
止然自是場屋之習遂爲之變 三月護國節度使
同平章事武襄公狄青卒青爲人慎密寡言其計事
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
同饑寒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數有
功嘗有持狄梁公畫像及告身詣青獻之以爲青之
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

而遣之 夏四月丙寅幽州地大震壞城郭覆壓死者數萬人 秋八月丁卯詔諸州置廣惠倉初天下没入戶絕田官自粥之至是韓琦請留勿粥募人耕而收其租別爲倉貯之以給州縣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謂之廣惠倉以提刑領其事歲終具出納之數上三司每千戶留田租百石以是爲差戶寡而田有餘則粥如舊 初契丹主宗真來求御容會卒乃已至是洪基復遣使來求欲成先志帝遣張昇報聘且諭之曰昔文成弟也弟先面兄於禮爲順今南朝乃伯父之尊當先致恭於是復使其臣蕭扈來致其

像九月遣翰林學士胡宿乃奉御容如契丹契丹主具儀伏迎謁及瞻視驚肅再拜謂左右曰我若生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持蓋一都虞侯耳 冬十二月詔間歲一舉士置明經進士諸科待試京師者恒六七千人一不幸有故不應詔往往沉淪十數年以此毀行干進者不可勝數王洙侍邇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帝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孰若裁其數而屢舉也下有司議咸請易以間歲之法則無滯才之歎薦舉數旣減半主司易以詳校得士必精於是下詔間歲貢舉進士

諸科悉解舊額之半增設明經試法凡明兩經或三經五經各問大義十條兩經通八三經通六五經通五爲合格兼以論語孝經策時務三條出身與進士等未幾以登第者衆驟致顯擢復下詔定其遷次之格以裁抑之

嘉祐三年六月丙午文彥博賈昌朝罷彥博以老求罷以使相判河南封潞國公知諫院陳旭等恐昌朝遂代爲相乃率寮屬上言昌朝交通女謁建大第別舳客位以待宦者宦官有矯制者樞密院釋不治昌朝竟出判許州昌朝在侍從中多得名譽及執政始

不爲正人所與以韓琦同平章事時羣臣皆以建儲爲言帝依違不決琦旣相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室之賢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况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帝不答以包拯爲御史中丞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

豫建太子者爲宗廟萬世計爾陛下問臣欲誰立是
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福者帝喜曰徐當議
之 秋八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王堯臣卒 下溪
蠻彭仕義陳乞內屬帝遣殿中丞雷簡夫往視之簡
夫度仕義未可專用恩澤誘化至則督諸將進兵築
明溪上下二寨據其險要拓取故地五百餘里仕義
計窮遂歸連歲所掠甲仗士卒詔辰州還其孥及銅
柱自是復通中國然黠驚益甚 冬閏十二月罷伎
吏知州軍提點刑獄

嘉祐四年春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用牲于社知制
誥劉敞言社者上公之神羣陰之長故日食則伐鼓
於社所以責上公退羣陰今反祠而請之是屈天子
之禮從諸侯之制抑陽扶陰降尊貶重非承天戒尊
朝廷之義也 二月更權茶法白茶爲官權民私畜
盜販皆有禁臘茶之禁尤嚴園戶困于征取官司並
緣侵擾因陷罪戾至破產逃匿者歲比皆有之著作
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
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筭歸權貨務以
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寬民力富弼韓琦曾公亮
然其策請于帝行之下三司議三司言茶課給本收

利所獲甚微而煩擾爲患園戶輸納侵害日甚小民趨利犯法益繁宜約歲入息錢之數均賦茶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筭而不給本錢遂詔弛舊禁俾通商利凡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惟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論者又謂茶戶困於輸錢良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必致歲額不登經費日蹙翰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劉敞皆請除前令帝不聽夏四月癸酉封周世宗後柴詠爲崇義公給田十頃以奉周祀從著作佐郎何昉請也五月詔前

兩制不許至執政私第執政所薦士不得充臺官詔並除之秋七月帝以月食幾盡修陰教以應天變前後出宮女幾五百人時後宮得幸者十人謂之十閣而劉氏黃氏在十閣中尤驕恣通請謁御史中丞韓絳密以聞帝曰非卿言朕不知也當審驗之遂并出二人田况罷况寬厚明敏有文器材好論天下事言甚明切以疾罷冬十月癸酉帝將親袷下禮官集議東向之位同判宗正寺趙良規請正太祖東向之位而知太常禮院韓維請如故事虛東向之位便時禮官不敢決乃與待制以上及臺諫官同議太

祖爲受命之君然僖祖以降四廟在上故大禘止列
昭穆而虛東向魏晉以來已用此禮詔從之 十一
月汝南王允讓卒追封濮王允讓天資渾厚內寬外
莊知太宗正寺二十年宗子有好學者勉進之以善
若不率教則勸戒之至不變始正其罪故皆畏服及
薨謚安懿以其子宗實育宮中故卹典有加 處士
邵雍河南人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
不讀始爲學卽堅苦刻勵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枕
老數年旣而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久之幡
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初北海李之才受易

於河南穆修修受於种放而放受之於陳搏源流最
遠之才攝其城令雍時居毋憂於薊門山躬爨以養
父之才叩門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
簡策迹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
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
學乎雍再拜願受業之才遂授以河圖洛書伏羲八
卦六十四卦圖像雍由是探賾索隱妙悟神契玩心
高明深造曲暢遂衍伏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
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居洛中雅敬雍恒相從游
爲市園宅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

設防畛羣居燕笑終日不爲甚異人無貴賤少長一
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留守王拱辰
薦雍遺逸授將作主簿後復舉遺逸補潁州團練推
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

嘉祐五年春正月鑿二股河自李仲昌貶河事久無
議者河北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宜
浚二股渠分河流入金赤河可以紓決溢之患朝廷
如其策役三千人幾月而成未幾又併五股河浚之
夏四月程戡免以孫抃爲樞密副使戡與宋庠不合
數爭議於帝前臺諫以爲言帝不悅殿中侍御史呂

誨復論戡結貴倖以致位乃免

詔置寬卹民力司

於三司遣官分路訪寬恤民力事

五月己酉召王

安石爲三司度支判官安石臨川人好讀書善屬文
曾鞏携其所撰以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擢進士上
第授淮南判官故事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
否調知鄞縣通判舒州文彥博爲相薦其恬退乞不
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歐陽修薦爲諫官安石皆以
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復言于朝召以羣牧判
官改度支判官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辯博濟其說果
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其大

要以為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
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
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
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
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
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
耳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士大夫謂其
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
不就也及赴是職聞者莫不喜悅 六月契丹新置
國子監契丹主自即位求直言者再復詔設學養士

頒五經傳疏置博士助教各一人 帝以劉煦等所
撰唐史卑弱淺陋命翰林學士歐陽修端明殿學士
宋初刊修之曾公亮提舉其事十有七年而成凡二
百二十五卷事增於前文省於舊修撰紀志表祁撰
傳故事每書首止列官尊者一人修以祁為先進且
於唐書功多故各著其名以自異 冬十一月辛丑
宋庠免以曾公亮為樞密使庠前後所至以慎靜為
治然愛信幼子縱其與小人遊殿中侍御史呂誨論
庠昏惰乃罷判鄭州 以張昇孫抃叅知政事歐陽
修陳旭趙槩為樞密副使

嘉祐六年春三月富弼以母喪去位詔爲罷春宴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弼固請終制且曰起復金革之變禮不可施於平世帝乃許之夏

四月庚辰陳旭罷知諫院唐介趙抃御史范師道呂誨上疏論旭陰結宦者故得大用帝曰朕選用執政豈容內臣預議耶乃兩罷之旭知定州介等亦外補以包拯爲樞密副使六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司

天言當食六分之半食四分而雨羣臣欲援至和例稱賀同判尚書禮部司馬光言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爲近狹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天

意若曰人君爲陰邪所蔽灾慝甚明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食不滿分者乃曆官術數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爲賀也帝從之以司馬光知

諫院光入對首言臣昔通判并州所言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對曰臣上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復以三劄子上其一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

非嫗煦姑息之謂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知道誼識安危

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唯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陛下天性慈惠謹微接下子育元元汎愛羣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踐祚垂四十年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猶有怨歎意者羣臣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於三德萬分一亦有所未盡歟臣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羣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一皆可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善矣或有一姦邪在焉則豈可不爲之寒心哉其二論致治之道有三

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國家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問其人之賢愚而寘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非特如是而已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陛下誠能慎選在位之士而用之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其三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赦書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又進五規曰保業惜時遠謀重微務實又言故事凡臣僚

上殿奏事悉屏左右內臣不過去御坐數步君臣對問之言皆可聽聞恐漏泄機事非便帝皆嘉納之詔自今止令御藥侍臣及扶侍四人立殿角以備宣喚餘悉屏之 以王安石知制誥安石自度支判官改同脩起居注辭之累日閣門吏齎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於側吏置勅於案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及徑除知制誥安石遂不復辭矣 秋八月庚子以曾公亮同平章事張昇爲樞密使胡宿爲副使宿爲人清慎忠實臨事不妄發旣發亦不可回止其當重任尤能顧惜大體羣臣多務更張

革弊宿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 閏月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王介蘇軾蘇轍皆在舉中轍對切直胡宿力請黜之帝不許曰以直言召人柰何以直棄之乃取入第四等王安石意轍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詞韓琦曰此人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改命沈遘爲之詞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改除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爲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爲陛下守法而強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

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執政者不悅會以母喪遂去職以歐陽修參知政事時韓琦爲首相法令典故問曾公亮文學之事問修三人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修以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取視之不復求諸有司羣臣以儲位未建爲憂言者雖切而帝未之允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意謂卽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帟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呂誨亦上疏言之及琦入對以光誨二疏進讀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宗實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爲燕嬉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時居濮王喪冬十月乃起復知宗正寺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

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宗實固辭乞終喪帝復以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爲賢也願固起之帝曰然

嘉祐七年春三月乙卯孫抃罷以趙槩參知政事吳奎爲樞密副使夏五月庚午樞密副使孝肅公包拯卒拯性峭直耿介與人不苟合不一毫妄取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干謁一切絕之然惡吏苛刻務敦厚於人未嘗不恕其飲食服用喜儉朴雖貴如布衣時卒贈禮部尚書秋八月立宗實爲皇子賜名曙九月進封鉅鹿郡公宗實既終喪韓琦言宗正之命

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琦至中書召翰林學士王珪草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詔下宗實復稱疾固辭章十餘上記室周孟陽請其故宗實曰非敢邀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迹設固辭不受中人別有所奉遂得宴安無患乎宗實始悟司馬光言于帝曰皇子辭不貲之富至於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帝從之宗實遂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

宋史通鑑 卷五
三
曰謹守吾舍上有嫡嗣吾歸矣因肩輿赴召良賤不滿三十人行行李蕭然唯書數厨而已中外相賀冬十月詔天下常平倉多所移用而不足以支凶年其令內藏庫三司共出緡錢一百萬下諸路助糴之知府州折繼祖欲解去州事下河東安撫使梁適體量適言折氏世襲此州比年監司一以條約繩之尤爲煩密繼祖不自安故欲解去乞慰存之詔不許是月卒以其兄子克柔權領州事

嘉祐八年春三月帝暴疾崩於福寧殿皇后聞之悉歛諸門鑰寘於前黎明召皇子曙入以遺詔令嗣位

皇子驚拜言曰曙不敢爲因反走韓琦等共掖留之四月朔皇子卽位尊皇后爲皇太后赦欲諒陰三年命琦攝冢宰宰臣不可乃止○史臣曰仁宗恭儉仁恕敬天重民有司嘗請以玉清舊址爲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爲廣何以是爲燕私常服浣濯帷帟衾裯多用繒絕嘗中夜饑思燒羊戒勿宣索曰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需大辟疑者皆令上讞歲活千餘人每諭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况敢濫用刑乎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

嬖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所以培壅國基者厚矣子孫一矯其所爲馴致於亂傳曰爲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帝得暴疾詔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乃御內東門小殿垂簾宰臣日奏事后性慈儉頗涉經史多援以決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上一一能記綱要有疑未決者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己意檢束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宮省肅然立皇后高氏后侍中瓊之曾孫母曹氏太后姊也故少育于宮中與帝同年生又俱撫

鞠於太后仁宗嘗曰異日必以爲配既長出宮婚於濮邸封京兆郡君生三子至是冊爲皇后五月戊午以富弼爲樞密使初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讒間兩宮遂成隙內外恟懼知諫院呂誨上書兩宮開陳大義詞旨深切多人所難言者然兩宮猶未釋然一日韓琦歐陽脩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且道所以琦曰此病故爾疾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脩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温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而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修復

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莫不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帝自六月不御殿至是秋七月初御紫宸殿見

百官琦因請乘輿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 契丹主尊寵其叔重元甚至賜以金券免拜不名而重元陰懷異圖是月契丹主畋於灤水之太子山重元子楚王涅魯古與樞密同知蕭胡覩等四百人謀作亂敦睦官使耶律良上變契丹主召南院樞密使耶律仁先語之且急召涅魯古仁先曰此曹凶逆臣固疑之陛下宜謹爲備臣請帥衛士討之涅魯古聞召知事泄遂誘脅弩手軍犯帷殿契丹主急欲走南北院仁先曰陛下若舍扈從而行賊必躡其後且南北大王心未可知乃止仁先環車爲營折行舍爲兵仗

宋資治通鑑卷第十一
帥官屬近侍三十餘騎陣行營外使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等率宿衛士卒數千人與涅魯古戰賊衆多降涅魯古躍馬突出爲近侍渤海阿厮等射殺之重元被傷而退其黨謂胡覩等曰行宮無備宜乘夜劫之若候明日外援必至其誰從我胡覩曰第圍之勿令外軍得入彼何能爲黎明而發何遲之有重元從之令四面巡警待旦遂奉重元僭位以胡覩爲樞密使而率奚人二千薄行宮會五院部節度蕭塔刺聞召領兵適至仁先俟賊氣沮背營而陣乘便奮擊塔刺自外擾之賊徒大奔追殺二千餘里重元走大漠嘆曰涅魯古使我至此乃自殺黨與皆伏誅契丹主執仁先手曰平亂卿之功也加尚父進封宋王乙辛等加賞有差 冬十月甲辰葬仁宗於永昭陵

宋資治通鑑卷第十二

宋紀十二

起治平甲辰盡治平丁未凡四年

英宗體乾膺曆隆功聖德憲文肅武睿神宣
孝皇帝上

治平元年夏四月癸未放宮女百三十五人 五月
戊申帝疾太瘳韓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
稟帝帝裁決悉當琦卽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
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遂起
琦卽厲聲命撤簾簾旣落猶於御屏後見后衣也帝
親政加琦尚書右僕射 六月封皇子頊爲穎王以

宋史通鑑卷十二
王陶等爲皇子伴讀司馬光言陶等雖爲皇子官屬若不旬日得見或見而遽退語言不洽志意不通教者止於供職學者止於備禮而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佞邪讒巧之人雜處其間雖皇子資性端慤難移而親近易習積久易遷雖有碩儒端士爲之師傅終無益也臣願陛下博選學行之士使日與皇子居處燕游講論道義其侍御僕從邪佞讒巧之人誘導爲非者委伴讀官糾舉卽時斥逐若皇子自有過失規誨不從亦聽悉以聞如此則進德修業日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踈天下之幸也帝嘉納之增置宗

室學官

初章獻太后臨朝內侍任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權寵過盛累遷宣政使入內都知仁宗以未有儲嗣屬意於帝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卽位又乘帝疾交構兩宮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離間之罪國之大賊乞斬於都市呂誨亦上疏論之帝納其言秋八月丙辰韓琦出空頭勅一道歐陽脩已簽趙槩難之脩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旣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責蘄州安置取空頭勅填以與之卽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則中止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

快之 重陽節當罷講呂公著司馬光言先帝時無事常開講筵近以聖體不安遂於端午冬至後盛暑盛寒權罷數月今陛下初政清明宜親近儒雅講求治術願不惜頃刻之間日御講筵從之 九月復武舉韓琦言唐置府兵最爲近古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河東北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刺手背以爲義勇甚便冬十一月乙亥乃命徐億等往籍陝西主戶三丁之一刺之凡十五萬六千餘人人賜錢二千民情驚擾而紀律踈

略不可用知諫院司馬光上疏力諫不聽光至中書與韓琦辯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驚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光曰兵貴先聲爲其無實也獨可欺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刺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勅與民約束不克軍遣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於民未敢以爲然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運糧戍邊反掌間耳琦不從竟爲陝西之患 十二月戊子吳奎罷以王疇爲樞密副使 初吐蕃唃廝囉

娶李立遵女生瞎羶及磨羶角又娶喬氏生董羶李氏寵衰斥爲尼于廓州而錮其二子二子乃結母黨李巴全竊母奔宗哥城唃廝囉不能制磨羶角因撫有其衆寶元中磨羶角死部人立其子瞎撒欺丁李氏懼孤弱不能守乃復屬唃廝囉瞎羶仍居龕谷而死二子長曰木征居河州少曰瞎吳叱居銀川而董羶與母別居歷精城號令嚴明人憚服之有衆六萬日以盛強獨有河北之地由是唃廝囉所部分矣至是木征率其衆以河州乞內附 帝遣內侍王昭明等四人體量軍情治其詞訟有賞罰則與其帥議大

事以聞各許歲乘驛奏事諫官呂誨言唐舉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者我朝因循未革柰何又增置此員其權與安撫使均矣乞罷之精選帥臣專制閩外之權傅堯俞趙瞻皆有論列不聽

治平二年春二月罷三司使蔡襄帝自濮邸立爲皇子聞近臣中有異議人疑爲襄及卽位數問襄何如人韓琦等爲救解帝意不回襄請罷遂命出知杭州三月行判司天監周琮等造明天曆 夏四月戊戌詔議崇奉濮王典禮初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

宋史通鑑 卷一百一十二
四
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言禮不忘本漢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有司議及夫人王氏韓氏仙游縣君任氏合行典禮用宜稱情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立議略云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若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秦漢以來帝王有自傍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况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

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於宗室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漢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屣端冕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爲漢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攷之古今爲宜稱於是珪卽命吏具以光手橐爲案議上中書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漢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漢王於仁宗爲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脩引喪服大記以爲爲

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諫議而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帝乃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 五月癸亥以陳旭爲樞密副使 秋七月癸亥富弼張昇罷嘉祐中韓琦與弼同相或中書有疑事往往與樞密謀之自弼使樞密非得旨合議者琦未嘗詢弼弼頗不懌及太后還政弼大驚曰弼備位輔佐他事固不可預聞此事韓公獨不能共之

耶或以咎琦琦曰此事當如出太后意安可顯言於衆弼愈不懌帝親政加弼戶部尚書弼辭曰制詞取嘉祐中嘗議建儲推恩此特絲髮之勞何足加賞仁宗太后於陛下有天地之恩尚未聞所以爲報可謂倒置再奏不聽乃受至是以足疾力求解政章二十餘上遂以使相鄭國公判揚州未幾徙判汝州昇請老帝曰太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但命五日一至院進見母蹈舞司馬光亦上疏昇忠謹清直請留於朝而昇求去益力乃判許州先是韓琦曾公亮欲遷歐陽脩爲樞密使將進擬脩覺其意謂之曰今天子諒

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琦等服其言而止以文彥博爲樞密使呂公弼爲副使彥博自河南入覲帝曰朕之立卿之功也彥博竦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功之有且其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預焉因避謝不敢當帝曰慙煩卿西行卽召還矣乃改判未與軍遂召爲樞密使八月庚寅京師大雨平地涌水壞官私廬舍漂人民畜產不可勝計是日帝御崇政殿宰相而下朝參者十數人而已詔開西華門以洩宮中積水水奔激東殿侍班屋

皆摧没人畜皆溺死官爲葬祭其無主者千五百八十人下詔責躬求言且命罷宴咸膳禱於山川司馬光上䟽略云陛下卽位以來災異甚衆日有黑子江淮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老弱流離積尸成山今夏疫癘大作彌數千里秋收未獲暴雨大至都城之內道路乘桴官府民居覆沒殆盡死於壓溺者不可勝紀陛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者乎又曰先帝擢陛下衆人之中升爲天子惟以一后數公主託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太后歡心長公主數人屏居閑宮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又

宋史卷之十二
曰凡百奏請不肯與奪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又曰臺諫天子之耳目其有所言當以聖意察其是非不宜一付之大臣帝嘉納之冬十一月吐蕃唃廝囉死以其子董氈爲保順節度使治平三年春正月翰林學士范鎮罷韓琦求去鎮草批答引周公不之魯爲辭帝不悅鎮遂請外罷知陳州時論或謂鎮以議濮王追崇事忤歐陽脩脩爲帝言鎮以周公待琦是以孺子待陛下鎮之出脩爲之也 癸酉契丹復改國號曰遼 巳卯溫州火焚官

民居萬四千間死者五千人 濮王崇奉之議久而未定侍御史呂誨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引義固爭以爲王珪議是乞從之章七上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罪曰昭陵之土未乾遂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又共劾歐陽脩首開邪議以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於過舉而韓琦曾公亮趙槩附會不正乞皆貶黜不報時中書亦上言請明詔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今所欲定者正名號耳至於立廟京師干紀亂統之事皆非朝廷本意帝意不能不嚮中書然未卽下詔

也既而皇太后手詔中書宜尊濮王爲皇夫人爲后
皇帝稱親帝下詔謙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卽園立廟
以王子宗樸爲濮國公奉祠事仍令臣民避王諱時
論以爲太后之追崇及帝之謙讓皆中書之謀也於
是呂誨等以所論奏不見聽用繳納御史勅誥家居
待罪帝命閣門以誥還之誨力辭臺職且言與輔臣
勢難兩立帝以問執政琦脩等對曰御史以爲理難
並立若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御史
乃下遷誨知蘄州純仁通判安州大防知休寧縣時
趙鼎趙瞻傅堯俞使契丹還嘗以與呂誨言濮王事

卽上疏乞同貶乃出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帝眷
注堯俞獨進除侍御史堯俞曰誨等已逐臣義不當
止帝不得已命知和州知制誥韓維及司馬光皆上
疏乞留誨等不報遂請與俱貶亦不許侍讀呂公著
言陛下卽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誣言官何以
風天下帝不聽公著乞補外乃出知蔡州誨等既出
濮議亦寢○程頤曰言事之臣知稱親之非而不明
尊崇之禮使濮王與諸父等若尊稱爲皇伯父濮國
大王則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宗無嫌貳之生矣
三月彗星見西方如太白長丈有五尺又孛於畢

如月 夏四月庚戌胡宿罷以郭逵同簽書樞密院
事逵少隸范仲淹麾下歷官殿前都虞候遂同簽書
樞密院事知諫院邵亢等交章言祖宗朝樞府參用
武臣如曹彬父子馬知節王德用狄青勲勞爲天下
所稱則可逵黠佞小才豈堪大用不報 夏人寇邊
先是夏主諒祚遣吳宗來賀卽位宗語不遜詔諒祚
懲約宗諒祚不奉詔而出兵秦鳳涇原抄熟戶擾邊
塞殺掠人畜以萬計遂寇大順城環慶經略使蔡挺
使蕃官趙明擊之諒祚裹銀甲氈帽督戰挺先遣強
弩列壕外注矢下射諒祚中流矢遁去徙寇柔遠挺

又使副總管張玉以三千人夜出擾營賊驚潰退屯
金湯聲言益發十萬騎圍大順會朝廷發歲賜銀幣
知延州陸詵曰朝廷積習姑息故虜敢狂悖不稍加
折挫則國威不立因留止不與移牒宥州問故諒祚
遂大沮盤桓塞下因遣使謝罪言邊吏擅興兵行且
誅之初諒祚入寇韓琦議停其歲賜絕其和市遣使
問罪文彥博難之舉寶元康定時事琦曰諒祚狂童
也非有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
服會陸詵策與琦合而諒祚果歸欵帝顧琦曰一如
卿料也 秋九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帝謂中書曰

水潦爲災言事者多言不進賢何也歐陽脩曰近年進賢路狹往時進士五人以上皆得試館職第一一人及第不十年卽至輔相今第一人兩任方得試而第二人以下無復得試往時大臣薦舉卽召試今止令上簿候闕久乃試唯有因差遣例除者半是年勞老病之人此所謂進賢路狹也帝嘉納之因令韓琦等四人舉士得二十人皆令召試琦等以人多難之帝曰苟賢豈患多也乃先召試十人餘須後試時士人以登臺閣陞禁從爲顯官而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故爲之語曰寧登瀛不爲卿寧抱槧不爲監 冬十

月以郭逵爲陝西四路宣撫使自呂餘慶以叅知政事知成都其後見任執政無守藩者至逵始以同簽書樞密院事出鎮兼判渭州 詔禮部三歲一貢舉

十一月帝有疾十二月壬寅立子頊爲皇太子大赦時帝久疾韓琦入問起居因進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頷之琦請帝親筆指揮帝乃書曰立大大王爲皇太子琦曰必穎王也煩聖躬更親書之帝批於后曰穎王頊琦卽召學士承旨張方平至福寧殿草制帝憑几言不可辨方平復進筆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太子旣立帝因泫然下淚文

彥博退謂琦曰見上顏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亦不能不動也

治平四年春正月丁未帝崩年三十六太子卽位大赦○史臣曰英宗以明哲之資膺繼統之命執心固讓若將終身而卒踐帝位及其臨政必問故事與古治所宜每裁決皆出羣臣意表雖以疾疢不克大有所爲然使後世味嘆至德何其盛也彼隋晉王廣唐魏王泰覬覦神器遂啓禍原誠何心哉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戊辰以韓琦爲司空兼侍中 二月乙酉立皇后向氏后太尉敏中之曾

孫定國留後經之女也英宗嘗謂帝曰舊制帝女出降輒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義甚無謂朕嘗思此寤寐不平豈可以富貴之故屈人倫長幼之序也可詔有司革之會疾不果至是始詔令公主行見姑舅禮著爲令 三月壬申歐陽脩旣以議濮王典禮爲呂誨所詆惟蔣之奇以脩議爲是及誨等斥而脩薦之奇爲御史衆因目爲姦邪之奇患焉思所以自解會脩婦弟薛良孺有憾於脩誣脩以帷薄不根之謗達於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卽上章劾脩脩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所從來皆辭窮乃黜思永知黃

州之奇監道州酒稅脩因力求退乃以觀文殿學士
知亳州 癸酉以吳奎叅知政事奎入謝進治說三
篇又嘗言帝王所職惟在判正邪使君子嘗居要近
小人不得以害之則自治矣帝因言堯時四凶猶在
朝奎曰四凶雖在不能以惑堯之聰明聖人以天下
爲度未有顯過固宜包容但不可使居要地耳帝然
之以司馬光爲翰林學士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
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蕪之卿有文學
何辭焉光對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誥可
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光乃就

職 閏月以王安石知江寧府終英宗之世安石被
召未嘗起韓維呂公著兄弟更稱揚之帝在穎邸維
爲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非維之說維友王安石
之說也維遷庶子又薦安石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
及卽位召之安石不至帝曰果病邪有所要邪曾公
亮曰安石真輔相材必不欺罔吳奎曰臣嘗與安石
同領群牧見其護前自用所爲迂濶萬一用之必紊
綱紀帝不聽命知江寧府衆謂安石必辭及詔至卽
起視事 夏四月以司馬光爲御史中丞中丞王陶
謀欲易置大臣自規重位因劾韓琦不押文德殿當

朝班爲跋扈琦閉門待罪吳奎以陶爲過言詔陶與
光兩易其任奎又言唐德宗疑大臣信任羣小斥陸
贄而以裴延齡等爲腹心天下至今稱爲至闇之主
今陶排抑端良不黜無以責大臣展布陶遂言奎附
宰相欺天子帝以陶過毀大臣出知陳州而奎亦罷
知青州光言陶論宰相不押班未行而罷則中丞不
可復爲請俟琦押班然後就職復言吳奎名望素重
於陶今與並黜恐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去陛下新
卽位於四方觀聽非宜帝從之奎乃復還中書 秋
八月癸酉葬英宗於永厚陵 京師地震 九月戊

戌召王安石爲翰林學士罷司空侍中韓琦琦執政
三朝或言其專帝頗不悅曾公亮因力薦安石覬以
間琦琦求去益力帝不得已以琦爲鎮安武勝軍節
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
今日已降制矣然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對
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
不答琦早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愠不見於色居
相位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
疑之際知無不爲或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跎豈惟
身不自保恐家無所處矣琦嘆曰是何言耶人臣當

宋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
濟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 吳奎陳升之罷升之舊
名旭避帝嫌名以字行 以呂公弼爲樞密使張方
平趙抃叅知政事韓絳邵亢爲樞密副使抃自知成
都召知諫院故事近臣召自外州將大用者必更省
府及帝命下大臣以爲疑帝曰吾賴其言耳苟欲用
之無傷也及入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
自隨爲治簡易亦稱是乎遂拜叅知政事抃感顧知
遇朝政有未協者必密啓帝嘉其忠恒褒答之 復
以司馬光爲翰林學士冬十月張方平罷光論方平

不協物墜難居政府帝不從命徙光翰林知通政銀
臺司呂公著封還除目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爲有言
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以告直付閣門公著又言制
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正臣罪乞罷
銀臺司不報未幾方平以父喪亦罷方平慷慨有氣
節平居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所至有政績然乏
公輔之望 夏監軍嵬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名山第
夷山請降于知青澗城种諤諤使人因夷山以誘名
山賂以金盃名山小吏李文喜受之陰許歸款而名
山未之知也諤卽以聞且欲因取河南地知延州陸

誅言以衆來降情僞未可知戒諤毋妄動諤持之力
詔誅召諤問狀且與轉運使薛向議撫納乃共畫三
策令幕府張穆之入奏穆之因受向指詭言必可成
帝意誅不協力徙之秦鳳諤不待命悉起所部兵長
驅而進圍名山帳名山不得已舉衆從諤而南得首
領三百戶萬五千兵萬人遂城其地夏人來爭諤擊
敗之誅劾諤擅興之罪欲捕治之未果而徙秦之命
至西方用兵自此始 种諤既受嵬名山降十一月

夏王諒祚乃詐爲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等殺之邊
釁復起朝議以諤生事欲棄綏誅諤陝西宣撫主管

機宜文字趙尚言虜旣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示弱
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又移書執政請存
綏以張兵勢規度大理河川建堡畫稼穡之地三十
里以處降者不從乃命韓琦判永興軍經略陝西琦
初言綏不當取及定等被殺復言綏不可棄樞密以
初議詰之琦具論其故卒存綏州時言者交論种諤
乃下吏貶四官安置隨州 十二月夏王諒祚卒子
秉常立郭達謀得殺楊定等首領姓名李崇貴韓道
善諒祚乃錮崇貴等以獻旣而諒祚卒子秉常立遣
其臣薛宗道言殺人者已執送之矣及崇貴等至言

宋資治通鑑卷第十二
定奉使諒祚嘗拜稱臣且許以歸沿邊熟戶諒祚遺
之寶劔寶鑑及金銀物初定歸時上其劔鑑而匿其
金銀言諒祚可刺帝喜遂擢知保安軍既而夏人失
綏州以爲定賣已故殺之至是事露帝薄責宗貴等
而削定官沒其田宅萬計遣劉航冊乘常爲夏國主
遼遣使冊爲夏國王諒祚之世嘗請去蕃禮從漢儀
服中國衣冠往往以漢官命其臣且數上表求几經
唐史冊府元龜正旦朝賀儀仁宗以九經賜之

